

楊寒 著

櫻花的夏天



世華文學

純粹
——
書寫

常州大學圖書館
藏書章

世華文學

櫻花的夏天

作者◆楊寒

發行人◆王春申

副總編輯◆沈昭明

主編◆葉癸英

責任編輯◆王窈姿

封面設計◆吳郁婷

校對◆趙蓓芬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0046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傳真：(02)2371-0274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E-mail：ecptw@cptw.com.tw

網路書店網址：www.cptw.com.tw

網路書店臉書：facebook.com/tw/ecptwdoing

臉書：facebook.com/tw/ecptw

部落格：blog.yam.com/ecptw

局版北市業字第993號

初版一刷：2014年8月

定價：新台幣300元



ISBN 978-957-05-2949-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櫻花的夏天

楊寒 著

序

貓印子（知名作家，台灣文學創作者協會常務理事）

死亡，是一種無法超越的悲劇。

因為大學同窗兼補習班同事陳大偉的死亡，小說主角李崇瀚避走阿里山民宿，斷絕一切生活聯繫，幾乎人間蒸發。然而，就在百無聊賴的幾日生活過後，某個深夜裡與陌生吉他女孩的巧遇，卻促使他一點一滴回溯起自己短暫卻不失浪漫的大學生活。

在那樣的日子裡，孤單，似乎是李崇瀚的生命基底，不善也不喜交際的他，在心裡築起了一層厚厚的硬殼，在外人眼中顯得孤傲冷僻。雖然如此，秀異的外表與內蘊深厚的氣質，依然為他帶來一段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而這些愛情就像錘鍊之火，形塑了如今獨自走在深夜阿里山街區，也能怡然自得品嚐孤單

沉味的李崇瀚。

這是一個與幸福有關卻又與幸福無關的故事，生命中的無奈多得難以計數。美女環抱事業成功卻死於非命的陳大偉、誤闖阿里山神櫻村的恩愛夫妻阿直與阿春、熱愛戲劇卻還年輕得無法理解人生的小仙、充滿成熟風韻卻不時流露出莫名哀傷的芊好、自視甚高追求純粹愛情而不可得的小萱，還有在內心硬殼裡同時熬煮著自由與孤單的李崇瀚……他們都努力的追求著自己認為的幸福，而那幸福卻依然神祕得讓人們找不到入口。

小說中神櫻村的描寫，壯美又細膩。尤其那百尺樹腰、千尺樹身，樹冠廣蔭一整個村落，還能終年盛開不墜的巨大櫻花樹，在閱讀時為我帶來了極大的視覺想像。文字在眼前，我腦海裡想起了動畫「神隱少女」、「秒速五公分」，還想起了小說《哪啊哪啊神去村》，內心深處與這些作品畫面連結，頓時湧出一股柔軟的幸福感。我想，這世界上所有的世外桃源大約都是這樣的。

另外，需要十年以上真心相愛的戀人才能發現遮蔽村莊的巨石，還得攜手

同心合作攀越巨石才能進入，更使這則傳奇帶著滿溢的浪漫情懷。

然而，因為有那難以離開村莊的怪異設定，幸福反成了一種桎梏，閱讀時我就在想，若我與伴侶真的發現了神櫻村入口，是否進入，我可能要考慮考慮。

楊寒書寫的筆法節奏舒緩、敘述視角總拿捏在一定的距離外，營造一種朦朧的疏離感，雖是第一人稱，也能感受到主角李崇瀚的異鄉人特質。

而死亡與告別的意象貫穿了整部小說，讀來令人為書中角色神傷不已，但也許就像小說結尾所形容的畫面：「那讓我想到滿天繽紛櫻花飛舞起來的景象，彷彿正向什麼告別似的——」生命中所有的美麗，都是在告別，能得到片刻的幸福，活著已經足夠精彩了。

因為永恆並不存在，除了死亡。

來到山上的第二天早晨。

山裡起霧了，景色彷彿畫家特意在畫布上用了過量的白色顏料，很多情節都沉浸在白色的迷惘之中。我除了一次出門去便利商店買了微波便當、馬鈴薯片零食、咖啡和啤酒以外，哪裡都沒有去。就躲在民宿二樓盡頭的一個房間裡面咯咯地吃炸馬鈴薯片。也打開電視，沒有任何表情地看著誇張、愚蠢的綜藝節目或影片，不管哪一個頻道的節目都是這個樣子。

不管哪一個頻道的節目都是這個樣子。

誇張地顯現出笑、愚蠢或吃驚的動作，然後就期待觀眾也哈哈大笑。

「為什麼你臉上總是掛著笑容？」在我十八歲的時候，我這樣問我大學同學陳大偉。

「因為人活著的本質就是苦悶，我們的世界其實就是一個悲慘世界。是的，噢！悲慘世界噢，所以無論如何，都得用力笑，用笑來驅趕那些不快樂。」陳大偉他說。

我記得陳大偉他怎麼說的。

可是現在的我還是沒什麼表情。陳大偉死了，還有其他人也死了。而我也經四十二歲了，雖然曾和女孩子們談過幾次戀愛，很幸福的戀愛，但那些只是「曾經」。

說起來到現在沒有什麼令我真正開心的事呢——吃完了馬鈴薯片後，我開始吃微波便當，打開紙製的便當盒，用筷子把失去溫度的柔軟白色米飯送進嘴巴，仔細地嚼了嚼然後吞嚥。

電視螢幕上的時間告訴我現在是下午三點整。

也就是距離陳大偉被黑道槍殺已經整整一百二十個小時。

陳大偉的時間就停在那裡，然後我的時間就繼續滴答滴答地走，我生命中也有很多離開的人——他們的時間可能繼續走或者像陳大偉那樣停下來。但不論如何，時間告訴我，我和那些人已經沒有關係了。

時間實在是非常奇妙的東西，首先人類的肉體會因為時間而改變，從小孩啪一聲地變成大人，然後又變成老人或死人。人一定會在時間裡產生變化的。就好像把人放進古代的石磨那樣，時間發出低沉的摩擦聲音，然後人類把靈魂放進那裡面，沒有人聽到靈魂在說「別磨我呀！別磨我呀！」之類的吶喊，就這樣把自己磨成一種比較適應當下或者更為悲哀的東西。這就是時間給人的耗損性。有的人就像我同學陳大偉那樣，很快地被時間耗損掉了。

陳大偉和我都是升大學補習班的國文老師。我們是大學同學，在花蓮讀大學。大一的時候就是樓友，因為同樣都讀中文系，很快地就變成了朋友。大學畢業以後他進了高雄的某家補習班當職員，有一次從台北搭高鐵下來的名師趕不及上課時間（可能是高鐵電腦線路故障什麼之類的），陳大偉被臨時授命拿著講義代課，因為補習班的講義上都已經規定了哪邊要講課慢一點，哪邊要安插

什麼笑話，連動作表情都像電視節目編劇那樣細膩地安排好了。而陳大偉天生就是非常有舞台魅力的傢伙，把上課當成上電視節目那樣地表演，聽說整節課學生們就像剛出生的小熊眼睛圓亮地看著這個第一次上台的老師講課。

課後陳大偉就被指派帶其他班級的升大學國文課了。一年的時間，陳大偉的鐘點費不斷提升，很多補習班給他一節課鐘點費一萬元甚至更高，他開課的班級也變多了，有點忙不過來，那時我正失業中，他找我去幫忙。

「我不是站在講台上的那塊料，我不喜歡和別人說話。」我說。

「阿瀚，在講台上你不是和別人說話，你只是表演，戴上面具表演。就好像看電視購物頻道那樣，來，來，來……這款超高級咖啡機有慢磨咖啡豆的功能，而且全程密閉式磨咖啡，保證咖啡香氣都保留在你喝的咖啡裡……就是這個樣子。」陳大偉拍拍我的肩膀用誇張高亢的語調示範。

「上課和電視購物的拍賣一樣嗎？」

「工作也好，戀愛也好，都只是把自己拍賣出去啊！」他皺起了眉頭苦笑，大學時代他是皮膚黝黑、笑容陽光的運動健將。這時候他的苦笑讓我覺得相當不適合他。但他說的話卻又那麼合情合理。

「把自己拍賣出去啊……」

「對，沒錯，把自己拍賣出去。」他加重了語氣。

「不過可能到最後什麼都沒剩下來喲。」我說。

「你得固執一點，像是蠟燭燃燒過後，也會留下一點灰燼似地把自己保留下來。還有我告訴你，千萬別成為那種真正大牌的補習名師。」

「為什麼？」

「到那時候，就可能有黑道找上門來押著你去他們補習班上課，台灣補習界有幾百億的商機，貝瑞塔手槍、克拉克手槍的槍管多少會對那些錢感興趣。」

我謹遵循著老同學的話，得過且過地在補習班混日子。

但十幾年後，陳大偉還是變成了補習班名師，然後因為拒絕到另一個黑道金主經營的補習班講課，被不知道是貝瑞塔手槍、還是克拉克手槍頂著太陽穴。接著，碰一聲就死掉了呀——

我辭了補習班老師的工作。因為悲傷、痛苦或巨大的恐懼陰影而躲在夏天

阿里山的某一間便宜民宿裡面，坐在乾淨白色床單的床緣吃微波便當，一邊看電視，覺得嘴巴乾澀的時候，就喝了一小口咖啡。想起了他那年拉我進補教業的時候說的：

「工作也好，戀愛也好，都只是把自己拍賣出去啊！」

為什麼那麼急著把自己拍賣出去呢？我一直很明白時間是具有腐蝕性的，最後會把「自我性」這種東西腐蝕消磨得一丁點也不剩，為了保持「自我的完整性」，我習慣把自己用像核桃那樣厚重的殼包裹起來，家人、戀人或學生也好，都是在那層殼之外，離我非常遙遠的地方。

陳大偉還活著的時候，總是會在我面前揮舞拳頭。哎呀，難道你不能對學生再熱情一點，多一點點激情、和學生互動嘛。他說。

「我會盡力的。」我回答。

然而我卻本能地、不會輕易地讓誰走到我的內心裡來，我覺得那樣子比較安全。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已經知道了。但佛洛伊德曾經提出「本能論」

(instinctive theory) 這種東西，認為本能不只是先天的，還是早期經驗的沉澱物，也就是說童年經驗可能造成了我現在這種性格。

安靜，冷漠，沒有任何時候會像電視節目裡那些人一樣誇張的表情。這是我「內心的殼」——比什麼都還厚的殼。但到底是不是我的童年經驗造成我現在這樣奇怪扭曲的性格呢？

是不是因為受日式教育嚴格自律的祖父影響，或者在我很小的時候父母經常吵架的關係，讓我的人格有點封閉起來。雖然把自己的人格完全歸咎於童年經驗或家庭造成的，未免太不負責任了。反正我還是這樣長大了。

而且我已經四十二歲，只剩下一個親人在中國安徽合肥一個叫「大桃花工業區」工作的兄長。

兄長十年前就結婚了，但對於嫂嫂或他們的小孩，我完全沒有印象。

五年前還見過的，可是真的一點印象都沒有。

說起來印象這種東西也很奇怪，我們在所處的當下例如：我現在在阿里山

某家民宿的房間裡，吃沒有微波加熱的微波便當。廉價合成木板裝潢的房間發出木頭和黏膠的化學氣味、電視機的螢光和聲音、冰冷但柔軟的米飯口感、因米飯水氣而濕潤的炸肉排（不是很好的味道）、一點都無法激起胃口的發黃青菜、乾淨的白色床單和棉被、赤著腳踩在木質地板上發出來的聲音，這一切為我感受的經驗都非常鮮明，就像透過眼睛、皮膚和耳膜刻在記憶深處似的，但隨著時間經過以後，我們都能夠可悲地預言：一天以後，兩天以後，一年以後，我們什麼也記不住了。

所以往後我可能只記住，啊我同學陳大偉過世的五天後，我一個人到阿里山去。

除此之外，什麼都沒了。

當然也可能多記得一些，我吃了沒有微波的微波便當或者是把筷子丟進垃圾桶時，垃圾桶的畫面。

不一定記憶下來的東西都是有意義或有益的。但認真快樂過或悲傷過的事物一定會被記得……

我只知道我會遺忘，別人也會。因此不要特別記得什麼比較好一點。當然不論刻意要遺忘什麼，總會有一些事情深刻地就像臂力特別強的石刻匠用鑽子在心底雕刻著什麼那樣地記得，譬如說、譬如說……

唔，我沒有打算繼續深究我到底記得什麼東西，感覺能夠深刻記得的，都是在有些悲傷或苦澀的味道。因為那些可以被我记得的人或事情，都是啪地一聲打開了我心裡的那層硬殼，留下了或多或少的傷痕然後離開的傢伙。

當然，我知道我也曾傷害過誰或為誰難過。如果真的要計較，就像地球自轉那樣團團轉得沒完沒了，但真的要聳聳肩說好吧就這樣算了，卻又不可能。

我吃完了便當，把空的便當盒丟進垃圾桶，電視矮櫃底下有一個用粉紅色塑膠垃圾袋套著的垃圾桶，空便當盒丟進去發出了喀吭一聲和塑膠摩擦的聲音。然後我繼續用遙控器轉換頻道，購物頻道和政論頻道很快地跳過去，播放老舊電影的頻道也跳過去……

然後遙控器突然變得不太靈敏。

好像沒電了。我想。

我低頭打開遙控器電池盒的蓋子，轉動了一下電池又裝回去，按了轉換頻道的按鈕。

「真的沒電了。」我確定。

拎著沒電的遙控器打開房間到樓下隔壁山產店找經營這家民宿的老闆。將電視遙控器遞給這個理著平頭，圓潤光滑的臉頰，整天帶著笑意——看起來比我小了五、六歲的男人。

「遙控器沒電了。」我說。

男人接過遙控器站了起來，賣山粉圓、天然山葵、原住民木雕、阿里山蜜餞的店面裡也有一架和我房間同款的電視，電視正播放ZNN的頻道，男人拿著遙控器朝電視按了幾個按鈕，電視螢幕或聲音沒有任何改變。

「真的沒電了，我換電池給你。」男人走到一張事務性的鐵桌旁邊，拉開抽屜，鐵製的抽屜發出了滾輪滑動的聲音，他掏出了兩顆新的電池，然後幫我換了上去。

這個民宿老闆並沒有直接把換好新電池的電視遙控器交給我。